

# 叶君健儿童文学选

叶君健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叶君健儿童文学选

叶君健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荆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7插页 270 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210

ISBN 7—5353—0191—6/I·16

统一书号：10305·101 定价：2.00元

## 目 录

### 前 记

天鹅·····	1
母校·····	9
“哥儿们”·····	21
玫瑰·····	29
葡萄·····	34
明年春天见·····	40
月光下·····	52
和解·····	54
别离·····	59
秋声婢·····	90
方方奶奶·····	98
“小李逵”和老儒生·····	103
小厮辛格·····	114
“天堂”外边的事情·····	120
旅伴·····	133
小仆人·····	149
画册·····	160
大地的女儿·····	193

巨人和小人.....	201
潘朵娜的匣子.....	209
爱金子的国王.....	216
两棵水仙花.....	222
磨工、修道院长和皇帝.....	228
染工的造反.....	236
“傻子”.....	244
神医.....	260
三个朋友.....	274
商人.....	295
真假皇帝.....	313

# 天 鹅

——写给幼儿园的阿姨们

池水真是清亮极了，象一面镜子。上面的蓝天象一个倒悬的大海。海上航行着一朵一朵的白云，白云下面飞翔着三三两两的燕子——这些东西，和岸旁的垂柳一样，全都在池水里映出来了。甚至小蕙自己的那个小红脸蛋也在水里映出来了。她本来是站在柳树下面吃饼干的。她一看到这种景象就停止了咀嚼，因为这时有一个问题在她的脑子里闪过去了：这样静静的池水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热闹起来了呢？

“因为今天没有风呀！”水上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回答说。

她低头一看，原来有一只白色的天鹅在向她身边游来。它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在望着她那副天真而又有点惊奇的面孔。难道天鹅是对她说话吗？不，它的嘴只是微微地张着，并没有动呀。

“你在想什么呢，小蕙？瞧你手里的饼干快要掉下去了。”

可不是，天鹅是在对她说话呀。小蕙象发现了一件了不起的秘密似的，高兴得几乎要笑出声来。她现在明白了，天鹅和人不一样，没有嘴唇，只能老张着嘴让声音从喉咙里冒出来，好象是向人讨乞似的。

“你真聪明，天鹅——虽然你的样儿有点馋，”她说。“好，这块饼干就请你吃吧。”

于是她把饼干向空中一扬，天鹅立即从水上飞起，一下子就用嘴接住了。它衔着饼干，在她面前盘旋了两匝〔zā扎〕，似乎是感谢她的样子，但它没有说“谢谢”，因为它的嘴现在张不

开。它向海一样的蓝色天空飞去了。

小蕙不停地向它挥着手。当它的影子快要在白云中消逝的时候，她望着它的背影，留恋地说：

“多漂亮的鸟儿啊！要是你能留在这儿不飞走该多好！无论如何我明天还要到这里来。希望能再见到你！”

“小蕙，你在讲什么？”是姥姥的声音。

小蕙睁开眼睛一看，果然姥姥站在床前。姥姥一定起得很早，因为炕上她盖的那床被已经叠好了，而且屋子也收拾好了。她手里拿着一块拭布，正在擦桌子。看样子她大概连早晨的稀饭也熬好了。小蕙觉得脸上有点发痒。她用小手搔了两下，这才发现她的脸上和枕头上全都照遍了热烘烘的太阳光。她睡过了时间。太阳早已经起身。在开始做这一天的工作，在发挥它的热量。小蕙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打着一双赤脚一骨碌跳下床来了。

“你刚才在和谁说话呀？”姥姥钉着问。

“我在和一只天鹅说话，姥姥。”小蕙低声说，觉得怪不好意思。她本来打算今天早起，结果反而晚了。

“为什么睡得好好儿的，忽然要和一只天鹅说话呢？”姥姥又问。“你一定又是在做糊涂梦了！”

“说不定我今天真的会看见一只天鹅呢，姥姥。我昨天不是告诉过你，说陈阿姨今天要带我们到动物园去玩吗？”

“啊，对了，今天是六一节！”姥姥说。“上了年纪，脑子不灵，听过的话转身就忘了。快去洗脸，不要上幼儿园晚了！”

小蕙连忙拿起脸盆到水缸旁去舀水。姥姥按照她的老一套规矩，先把桌子擦干净，然后把稀饭、烤好了的窝窝头和一盘咸菜端到桌子上来。吃完早饭，姥姥在衣柜里翻了一阵，想给小蕙换一件漂亮的新衣；但是找了好久，始终找不出一件满意的衣服来。事实是，在药厂里做工的妈妈这些时的生产任务非常忙，把女儿的节日忘掉了——不过小蕙也没有主动提醒她。她只是在临睡前对

姥姥讲了讲。不过姥姥当时也没有在意。现在可难住她了。“好在衣服究竟是次要的东西，”姥姥自言自语地说，“只要穿得暖，穿得干净就得了。”一般说来，姥姥的手虽然有点抖，但衣服却洗得非常干净。现在她就挑选了一件新洗的干净衣服给小蕙穿。这件衣服她还亲自熨过，熨得很平，连几个小补丁都看不出来了。

小蕙穿上这件干净衣服感到相当满足。姥姥当然很得意，因为这是她亲手洗的和熨平的。她特地亲自送孙女上幼儿园，分手的时候还特别希望她过好这个节日。小蕙向姥姥摆了摆手就兴高采烈地走进教室里去了。同学们都在围着陈阿姨说笑。小蕙这时才意识到，她换衣服花的时间太多，弄得迟到了。她有点难为情，因此她就悄悄地走到一个角落里，在一张矮凳上坐下来。陈阿姨是一个师范学校新近的毕业生，非常喜爱孩子。大家现在既然都争着要和她讲几句话，她虽然已经注意到小蕙的到来，因为分不开身，就没有招呼她。她想小蕙过一会儿准会挤过来，因此也就没有再理她。

“陈阿姨，瞧我的手！”一个小姑娘大声说。

陈阿姨把这个小姑娘的一双小手翻过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摸了摸她头上的两根小辫子，笑了。

“今天你的手洗得真干净！”陈阿姨说。“你的辫子也梳得好看！是妈妈给你梳的吧？还换了新头绳，颜色和你的新衣服非常相称。”

陈阿姨的这番称赞引起了另一个小姑娘的兴奋。她一把抱住阿姨的双膝，仰望着阿姨微笑的脸，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意思很清楚：她也希望陈阿姨瞧瞧她特别为这个节日换的一身新装。

“你真象过节的样子！”陈阿姨满足了她的愿望，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你这身衣服是新做的吧？我还没有看见你穿过它呢。花纹的颜色真鲜艳！”

于是她双手把这个小姑娘举起来，让大家能看见她的新衣服。这时有一个平时好动的男孩子也控制不住自己，劈头扑进阿姨的怀里，他的意图也很明白：他也希望得到陈阿姨的称赞。的确，他今天破天荒第一次约束住了他那双不老实的手。平时不管妈妈给他把脸洗得多么干净，他离开家不到两分钟就会把面孔弄成一个花脸。这次他连手上都是干净的，跟离开妈妈的时候没有两样。

“我几乎不认识你了！你的脸配得上你今天换的这身新衣服！”

陈阿姨说完后就在他那白净的脸上亲了一下。

在这期间，小蕙和陈阿姨的预期相反，一直不声不响地坐在她那角落里，没有凑上前来。事实上，她感到有点寂寞，因为她注意到了，今天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了一点新的打扮，有的人甚至连头绳都换了，扎上一个大蝴蝶结。只有她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改变。相比之下，她觉得她太寒碜，丝毫也表现不出节日的气氛，虽然她节日的心情比谁都浓厚——她甚至今天早晨还做过节日的梦哩。难怪阿姨没有理她。于是她的头慢慢地垂下来了。她不敢看同学们，甚至阿姨和同学们的欢笑声她也不敢听了。

当然阿姨没有想到这一点。她越称赞孩子们穿的漂亮，小蕙的头就垂得越低。最后，小蕙的头低得几乎看不见，只剩下她那两根小辫子高高地翘在空中。她觉得她今天在这里是一个多余的人。她想要偷偷地溜出去，回到家里抱着姥姥哭一场。是的，如果她挨着墙走，不弄出一点声音，谁也不会发现她的，因为她认为大家已经把她忘掉了。恰好这时候陈阿姨瞥见了小蕙头上翘着的那两根小辫子。她的心跳了一下，明白了小蕙独自孤零零地坐在那个角落里的原因。她不凑过来一定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没有穿新衣而在受到冷落。她的自尊心一定受到了损伤，她幼小的心灵一定在感到悲哀。怎么办呢？陈阿姨的心又跳了一下。责备自己已



经来不及了。她只有感到不安，感到有点急。

她沉思了一会儿。于是她分开身旁的孩子，连忙走到小蕙身边来。她一把把她抱进怀里，用一只手轻轻地托起她的下巴，好使她低着的头能慢慢地昂起来。她热情地在她那抑郁的小脸上亲了一下。于是她把脸掉向大家，说：

“你们瞧，小蕙今天多么可爱！她这身衣服多么干净，多么整齐！她的辫子也扎得非常漂亮！”她又放低声音，对着小蕙的耳朵说：“这对辫子是姥姥给你扎的吧？”

小蕙点了点头。但她的眼光是怀疑的。她怀疑陈阿姨的话，她怀疑别人会不会相信。她偷偷地向周围的小朋友们瞧了一眼。是的，二十多对明亮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她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大家都似乎在奇怪，陈阿姨为什么忽然要这样对她表示亲切，而且还称赞她“可爱”呢？那些敏感的眼珠似乎是在说：“瞧她衣服上的补丁，这怎么可爱得起来呢？”

欢腾的教室忽然变得沉寂起来。这可叫陈阿姨为难了。她没有想到，她刚才对新衣的称赞现在却产生了这样的后果。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实际上是单纯把新衣服当做美的标准，而且无形地让孩子们接受了这个标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小蕙的确有可爱的地方，有她特殊的美——朴素的美。

“你们瞧，小蕙多美！”她面对孩子们说，“她是这样朴素，这样自然，你们说对吗？”

孩子们思索了一下，又把小蕙仔细瞧了几眼。是的，小蕙一贯是朴素自然，一贯是干净整齐。现在她庄重地偎在阿姨怀里，经阿姨这一提醒，大家更觉得她是朴素自然，看上去象一朵小白花——一朵在各色花丛中盛开着的纯洁的小白花。

“是的，陈阿姨！”大家齐声说，同时都兴奋起来，“你说得对，小蕙真可爱！”

这时小蕙才微笑了。她看得出大家说的是真心话。

陈阿姨把她放下。孩子们都围过来，有的拉着她的手，有的和她说笑。她刚才那孤独的感觉，现在也开始消逝了。她也很想跳跃一下，表示她和大伙儿一样，对这个节日感到非常的愉快。但是陈阿姨已经走向门口，说：

“好，我们出发吧！时间不早了。”

大家开始排队。

小蕙因为长得比较矮小，排在最后面。陈阿姨为了怕她掉队，特别拉着她的手走。她头天曾经说过，今天要去参观大家渴望已久的动物园。她没有失信，现在她就领着大家坐上开往动物园的汽车。车上很挤，为了怕大家踩着小蕙，她特别把她抱在怀里，直到车子到站才把她放下。

小蕙不知说什么好，陈阿姨对她太关心，太爱护了。她一直保持着沉默，好象是有点不好意思，又象是在想什么心事。事实上，她心里还是保留一个疑问：陈阿姨起先喜欢大家穿的新衣服，然后又喜欢自己穿的旧衣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她走进了动物园的大门的时候，她轻轻地把陈阿姨的衣襟拉了一下，低声问：

“陈阿姨，你刚才说‘朴素’‘自然’‘多么干净’……您真的觉得这是些可爱的东西吗？”

陈阿姨惊了一下，她低头望了望小蕙，发现她那对敏感的黑眼珠在射出疑问的光芒。她不知怎么回答好。过了一会儿，她反问道：

“你说呢？”

小蕙沉思起来。

“我说这都是些可爱的东西，”她说，“譬如我这身衣服，姥姥不知亲手洗了多少次，夜里还在灯下给它缝过补丁，我一穿上它就记起了姥姥，好象她就坐在我的身边，我感到特别暖和舒服，所以我觉得它可爱，但是我不知道别人觉得怎样？”

“别人也觉得它可爱，你瞧多少人在羡慕你，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姥姥给他们洗衣服，补衣服，而且洗得这样干净，熨得这样平！”

这段简单的交谈，最后才算把陈阿姨和小蕙之间的疙瘩解开了。小蕙觉得陈阿姨的话说得有道理，因此也是真的。说真话的人当然就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了。既然这样，她觉得有必要把她今天一件绝大的秘密告诉她：今天天还没有亮，她就在梦里和大伙儿一道到动物园来游园了，而且还在水池边看见了美丽的白天鹅。

陈阿姨听完了这个“秘密”，赞不绝口。她说：“真巧！真巧！我们现在就要去看天鹅。”

小蕙从来没有看见过天鹅。她只是前不久听陈阿姨给大家讲过一个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在那个故事里，她第一次听到关于这种美丽的鸟儿的事情。后来她又在一本画册上看到这个鸟儿的形象。从此她就爱起这种动物来了。有好几次她和姥姥谈起这种鸟儿，姥姥也爱起它来。她一直想找机会看看这种鸟儿。所以昨天陈阿姨一提起上动物园，她就马上联想起它来，到了夜里它就在她的梦里出现了。她过去也到动物园来过几次，但她从没有看见过这种鸟儿。现在可好，陈阿姨专门带他们到水禽池旁边来看天鹅了。陈阿姨在水边站住，遥遥地指着浮在水面上的一对美丽的大白鸟说：“瞧，那就是天鹅！它们在欢迎你们！”

果然不错，这是一对美丽的白天鹅。它们跟她在画册上看到的是一模一样。它们在优雅地、庄重地向小蕙游来，好象它们早就已经认识了她似的。小蕙兴奋得不得了，几乎高兴得要叫出声来。事情的发展，跟她昨夜做的那场梦似乎还要美妙得多，因为她一直认为天鹅只有欧洲才有，只有在童话里才出现，在我们的动物园里不一定会遇见它们——虽然她盼望能遇见它们。

“阿姨，你不是说过，天鹅只是在欧洲北部才出现么？”她

仍然用怀疑的口气问。

“对，我讲过，那是安徒生童话里的天鹅，那当然是欧洲的动物，”陈阿姨用一个严肃的声音说。“不过我们东北也产天鹅。它们冬天飞向南方，飞向扬子江流域去过冬，夏天再飞回到东北老家去。只是它们从来不到这儿来。”

“那么它们现在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呢？”小蕙又问。

“因为你们喜欢它们呀！你们想看到它们而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国家就特地请它们到这儿来安下家，好叫你们可以常常见到它们。”

陈阿姨的话真说到她的心坎上去了。她多么渴望看到天鹅啊！现在她不仅看到了，而且还知道天鹅已经在这里安下了家，不会飞走，就是飞走了也会再飞回来。对她说来，今天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更使她满足的了。她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语来表达她的心情，她只是连声对自己说：

“这次游园真有意思！”

# 母 校

## ——写给小学的老师们

校门一开，小学生们就象潮水似地涌进学校里来。安静地睡了一夜的校园，这时又醒转来了。歌唱声和笑语声充满了它的整个空间，呈现出一种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从六点钟开始，阮静华校长就伏在桌上处理这一天应办的事情，但现在她怎么也工作不下去了。外边的笑语声对她的吸引力太大了。她放下钢笔，摘下花镜，向校园望去。的确是节日景象。同学们都打扮得焕然一新：他们的脸洗得非常干净，连衣服也洗得非常干净。有一些同学甚至还换上了新衣，而且还熨得那么平整！

“每个孩子的身上都表现出妈妈的劳动、爱护和关心，”阮校长心里想。“所以‘六一’不仅是孩子的节日，也应该说是妈妈的节日。她们多么重视它！”

但是妈妈们在这一天并不放假。这座小学位置在一个工业区，他们的妈妈大多数都是工人；现在她们都正在工厂里工作，为国家生产财富。想到这里，阮静华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孩子们的妈妈，但却应该尽一个老师兼妈妈的责任。这时各年级的孩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排着队伍：有的准备去参加国际儿童联欢会，有的准备去游园，有的准备去看电影，有的准备去看木偶戏……阮静华的视线从那萝卜头似的一年级孩子慢慢地移向那已经长成了少年型的六年级学生。每个孩子她都认识，她甚至还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和性格，特别是大家认为“有问题”的那几个学生，因为每次当级任老师谈到这几个学生的时候，她总是细心地在笔记本

牢记下来，事后再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她的视线在六年级第二班的行列上停下来了。这个行列里面缺少了一个学生。于是她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小萝卜头的形象：短小精悍的张立明——或者照一些顽皮的同学们的说法：“耗子”。

“为什么张立明没有来呢？”阮静华问自己。

她的心也同时跳了一下。难道这个孩子病了吗？难道他最近又出了什么乱子，班主任李冰洁老师不敢叫他来吗？李老师是一个相当有成绩的辅导员，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也要求严格——特别是在纪律方面。纪律不太好的学生她一般是不敢让他们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的。张立明在这方面恰恰无法保证。他是一个生性好动的人，上课的时候总不免要搞点小动作，影响教室的纪律。最近两年来他还喜欢和某些同学闹别扭，上课时不是喜欢对他们瞪眼，就是暗地里诅咒他们。李冰洁老师曾听到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汇报，阮校长也略有所闻。但今天是孩子们自己的节日，不让他参加，会刺痛他幼小的心灵的。

阮静华放下工作，急忙走到校园里来。李冰洁老师正在忙于整理六（二）班的队形。在她看来，队形是否整齐，就是衡量一班学生是否有组织、有纪律的标准。可是事情不凑巧，偏偏有个别的孩子在“立正”的时候“稍息”，或者把手伸到头上乱抓脑袋，或者捏着小拳头偷偷捅前面同学的后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谁也说不出一个道理，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的手闲不住。要想下一两道命令就能使这类的孩子整齐地站着不动，那除非你是一个神仙！李冰洁老师现在可以说是汗流浹背了。所以当阮校长问起张立明为什么不来的时候，她显得有点儿不耐烦。

“曾经安排他去看电影，他说他不愿意去。”她用颇为急躁的声音说。

阮校长没有回答，轻轻地退了下来。她知道李老师为什么会

是这样烦恼。她自己也是一个老师，现在还在教课，而且计算起来，她的教龄要比李老师多好几年。她应该能充分理解和同情李老师的心境。她掉头向周围望了一下，三年级二班的学生还没有排队——他们是去看电影的，所以不是那么急。她走到这班一个叫做何五子的学生身边，低声叫他去把张立明喊来。何五子是张立明的邻居，他接受了校长给他的任务，回头就走。

“耗子，校长喊你，快跟我来！”他见到张立明的时候说。

张立明正伏在桌上抽噎，他一听见这个喊声就抬起头来，那双圆鼓鼓的、非常敏感的、但现在却充满了泪水的眼睛，瞪着他低半个头的何五子，厉声说：

“谁是耗子？赶快给我滚开！不然我就揍你！”

何五子冷静地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就灰溜溜地走开了。回到学校里，由于面子关系，他不敢把实情告诉校长。他只是说：

“他说他不来！”

“这样好的节日，单独一个人呆在家里干什么呢？”阮静华关心地问。

“他伏在桌子上哭。”

只有这是一句真话。但为了避免校长作进一步的追问，他连忙回到三（二）班的队里去。阮校长听了他这个无头无脑的报告，心往下一沉，再也没有作什么别的考虑，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校外走去，她要亲自去看看。

事实上，何五子走开后，立明就再也没有哭了。他背靠着墙，把右手手腕颓然地搁在桌上，望着窗外的蓝天发呆。许多辛酸的回忆，象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在他的心头上闪过。他记得很清楚，他升上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和五（一）班踢皮球的比赛。他本来是一个好动的人，平时对于玩球颇有点锻炼，而且由于他身材短小精悍，劲头又大，所以他盘着球在人群中钻

来钻去，非常灵活，每射一球，总是命中，结果把五（一）班打输了。五（一）班守球门的同学是个大个子。他觉得他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居然被一个“小鬼”钻了空子，未免太寒碜了。他不禁怒火中烧，当时就给立明起了一个藐视性的绰号：“耗子”。看球的同学们经这一提醒，立刻就注意到立明的那个短小的身材，而且他这时恰好满身是灰——连头上都是灰，大家就不禁恍然大悟，认为这个绰号非常恰切，因此就都哄笑起来。从此立明在班里就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耗子”。

对于立明说来，这个绰号的确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无论从性格和为人方面讲，他和这个绰号所代表的那种阴暗、难看和害人的动物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那时他正在争取入队，已经递了四次申请书。他本来可以不理睬这个恶作剧的称号。但他是一个不大沉得住气的人。当顽皮的同学们在他背后偷偷地做出“吱吱”的耗子声的时候，他总想跑过去和他们打一架。当然，在老师面前他不敢这样做。但当老师一掉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他就要对这类同学狠狠地瞪几眼，或捏个拳头远远地挥舞几下。老师有时也察觉到他的这种富于威胁性的姿态。在这种场合下，李冰洁老师唯一的对策就是提问他课文中的问题。他当然回答不出来。于是“吱吱”声便变成了公开的哄笑，而他在老师的眼中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有名的“好动”、“浮躁”和“不专心听课”的学生了。其实只要耐心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印象也不难纠正过来；但是不知怎的，这件工作当时忽略了，所以这个印象就一直从五年级保持到他现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入队的事情自然也就“吹”了。每个学期他虽然照例要递四、五次申请书，但每次总是石沉大海，没有结果。现在“六一”节——他在小学里过的最后一个“六一”节——到来了，没有入队的同学在前几天都已批准入队了，而他仍然是一个“光杆”，成了全班唯一的一个不能获得“少先队员”这个光荣称号的学生。他望着日历上印着“六一”



两个大字，不禁又想要哭了。

这时外面有敲门的声音。爸爸妈妈早已经上工去了，会不会又是何五子来寻他的开心呢？敲门声停了一下，接着又急促地响了起来。他拖着懒散的一步子，轻轻把门拉开。他没有想到，阮校长会亲自到来了。他连连倒退了两步。这时他才明白，何五子刚才来喊他并不是撒谎。校长为什么这样急迫地要找到他呢？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在背后告了他的什么状呢？他记起了，他最近一个时期心情烦躁，对待同学的态度不大好。但校长的面色似乎一点也没有要责备他的意思；相反地，她倒有满脸堆着笑容。

“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六一’节的活动呢？”阮静华一边问，一边静静地观察他的表情——她发现他那对可爱的大眼睛有些红肿。“没有你的节目吗？”

“有。”

“什么节目？”

“李老师叫我去看电影《风筝》。”

“为什么不去呢？”

“从前看过。”

阮静华沉吟了一会儿。她不敢怀疑立明过去是否真的看过《风筝》，但她知道，这个节目是专为哪一类的学生安排的。六年级学生的年龄比较大，一般都是安排去参加游园活动，只是个别身体不好或有病的同学才被安排去看《风筝》。阮静华深深理解李冰洁老师为什么要给立明安排这个节目的苦心。立明虽然身体很棒，没有任何病，但她害怕他和大伙儿在一道会闹别扭，因而影响到整个队伍的纪律和观瞻。当然，这种安排是完全从集体的利益着想的，但对一个年幼的同学来说，这样做妥当吗？

“李老师怎样和你说的？”阮静华又问。

“昨天下午讲完第三节课后她来到我身边，低声问我‘六一’节要不要去看《风筝》。我说不看。李老师就叫我回去温功